

流经家乡的一条大河叫三阳河，古作山阳河，是山阳读的一部分。这是一条古老而年轻的河。说它古老，是隋朝文帝在位时开凿的，穿过了一千三百多年时光隧道，至今流淌不息；说它年轻，如今它又担负起国家南水北调的重任，成为东线干道中的一段。

三阳河，南自江都宜陵，沿线向北，穿过樊川、高邮三垛至临泽临川河段，长200 多里。山阳读最初开凿时是为了运送士兵，隋文帝时期作为大运河的主航道使用， 隋炀帝重新开凿邗沟以后，成为辅助河道。

择水而居，因水而生。从三垛镇沿三阳河向北约10 里，有个古村落叫左厢里，是秦观（字少游）的故里。该村在三阳河的东岸（距大河约200 米），村前还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河，和三阳河连通，村人一般情况下吃小河里的水，若是遇到干旱年景，村人就挑着水桶到大河里汲水。三阳河是里下河地区的一条重要河流，担负着运输、泄洪、灌溉等重任。洪涝时，将家乡的洪水流走，干旱时能带来南水，供家乡人灌园和饮用。天不遂人愿，发大水，大河来不及流淌，河流、田地一片汪洋，水乡顿成泽国，而干旱严重的年头，大河底下能跑人。大河没水小河干， 村人就向地下要水——打井。上世纪六十年代，家乡搞田地方整时，在古村落挖到陶缸、陶坛、灰烬等遗存，秦禄礼家还挖到一只精致的陶碗，淡灰色的，他母亲将这宝物放到米坛子里，祈愿米坛长年不空。还挖到过几口砖井。井壁上的砖块一块一块地拴铆着，勾连着，很牢固。

秦观生于江西九江，五岁时随父母回到家乡，在家乡读书。年岁见长，除了读书习文，还和家人一道下地干活，他在一首诗里写了家乡人辛勤劳作的情景：“鸡号四邻起，结束赴中原。戒妇预为黍，呼儿随掩门。犁锄带晨景，道路更笑喧……”

水乡有水道。下地干活要乘船，走亲戚、治游四方也要乘船。秦观读书很勤奋，有时乘船时，家

多事未必有事，省事未必无事

□ 黄学根

有人说，“多事有事”，或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能出了点麻烦，悔当初不该多事，还是省事省心的好！此话不免消极，无利社会进步，需澄清之。

通常“多事”的初衷是对的，用心不良的少。经验不足，处事不当，往往难免。本来客观事物内部是相互联系的，矛盾会运动转化，可能节外生枝。应设防与处置，但不能因噎废食。

我看多事未必有事，省事也未必无事。本不该“有事”，竟遭“池鱼之殃”也是可能的。事有粗细、繁简，不同条件，不同结果，得辩证地看。

多事未必有事。某年高考，我曾要一学生征得其兄长同意，将第一志愿“南京工学院”改报“清华”，后录取。老母骨折，庄邻力荐名医，几番问诊，微药而愈，善心善意，点事没得。

前年夏，一天上午，我在南窗口发现，对过厨房烈火已窜到抽油烟机上方，赶快骑车急奔小区门口请保安帮忙，破窗救火，同时报警，以减损失。此乃义举，必多无疑。

可能有“事”，但唯义不惧。林冲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柴进书信推荐林冲投奔梁山泊，并亲领扮成打猎的队伍将他送出关卡，安全抵达。有胆有识，恩重如山，险而无惧。

打抱不平，帮弱势群体维权，如虎嘴啃肉，也可能惹事。诚然自己站在道义的一边，有理有据，但权力更强势。笔者帮老家生产队讨要公路征用土地补偿款的过程中，把了点钱，小胜之后，村干逆向骑摩托撞伤老父，不报警，不送医，最终经交警与司法科裁决方得赔偿。

亲戚说我是多事有事，我不以为然，若私字当头，怕遇麻烦，还有谁出头露面？与民争利，恃权凌弱，公理安在？为民呼，有何错？“多事有事”论，不明是非，说“油”了会助长某些人的冷漠，衰减善举的勇气，冷却见义勇为的热情，干扰人的价值取向，变相支持了“少事”、“躲事”论。

三阳河

□ 秦一义

霞染红了河水，田野、村舍在霞光中静穆……一切令他神往。

秦观三十七岁坐船离开家乡，北上做官，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直至死于广西藤州光华亭上。

一去不返的秦观哪里知道，以后的家乡出现了许多重大变故。

由于三阳河里船只多，运输忙。土匪凭左厢里为藏身之处，常常出没村子，他们蒙面到大河边敲竹杠或是抢劫。有人蒙着面向船家伸过去一竹篙，篙顶端扎一布袋，船家无奈地往袋里丢些银两，谓之“买路钱”。遇到心黑的土匪，上船杀人越货，让船家遭灭顶之灾的例子也不少。免不了有人报官，不得已，地方官就派兵丁将村子烧了，端了一个窝点，从此，大河里的船只在此畅通无阻。村人离开故土，向东迁徙，在向东约500 米的芦荡里，挑土筑基，搭建茅棚，繁衍生息，小村子就叫秦家垛。即现在的少游村。现在，上了岁数的人改不了口，不叫少游村，而一直叫秦家垛。

烧村建垛，还是明朝的事儿。天地一瞬，人间已过六百年矣。

更有可喜变化的是，作为南水北调东线的干道之一段，三阳河焕发了青春的活力。2006 年冬，几十台大型推土机鏖战三阳河三垛至柘垛段，乐坏了我的父亲——一个近三十年的老河工。自从祖国解放，大兴水利，我父亲每年冬天都要跟村上人一起出去挑“大型”（大型水利工程）。他对治水工地有感情，每日早晚都到工地上望呆，当推土机推着一堆土轰鸣着爬坡时，他感慨地说道：“这一推子要让我们挑多少担呢！”

三阳河，生生不息的河。

人或伙计撑船，他就在船上读书，疲倦了，放眼远眺。如晚上从田里收工回家，除了坐船看书，还看看晚景：他看圆盘似的落日坠在西天，鸟雀阵阵归栖，看晚

“连标葡萄园园歌”歌词征稿大赛揭晓

本报和高邮市连标葡萄专业合作社联合主办的“连标葡萄园园歌”歌词征稿大赛，历时一个多月，顺利落幕。大赛共收到应征稿件近百篇，经初选在本报副刊刊发二十七篇。日前，本报组成专门评委会，经认真审评，十六篇作品获得一、二、三等及入围奖。其中，一等奖一篇，奖金一千元；二等奖两篇，奖金各六百元；三等奖三篇，奖金各三百元；入围奖十篇，赠送连标葡萄园精致礼品一份。所有获奖者均颁给证书。现将获奖名单公布如下：

一等奖

我赞美你，歌唱你 冰雨

二等奖

连标葡萄歌 后金山

连标葡萄园之歌 郭德荣

三等奖

连标葡萄园园歌 沈林

连标葡萄园园歌 蔡明

我在连标葡萄园等你 姜传欣

入围奖

连标葡萄园园歌 王三宝

连标葡萄园情歌 夏涛

连标葡萄园之歌 语禾

满园春色 李旭光

“连标葡萄”美名扬 葛国顺

连标葡萄园之歌 于川

我为你歌唱，葡萄大王曹连标 杨军

连标葡萄园赞 史德元

连标葡萄园园歌 晓华

连标葡萄园园歌 孙士琪 吕立中

请获奖者到本报社三楼专副刊部领取获奖证书和奖金(奖品)，联系人：居永贵。

高邮市新闻信息中心
高邮市连标葡萄专业合作社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九日

一盏照亮心田的灯

——读张纯玉散文集《尘封的歌吟》

□ 北海

我静静读着张纯玉的散文集《尘封的歌吟》（中国言实出版社2012 年7 月版），一篇篇纯朴、自然和诙谐的散文，像春雨润人心扉。

张纯玉的散文，无论故事、细节和语言都有着自然本色之美，每次读他的散文，都受到一次心灵的震动和教育。张纯玉非文学文学系的记者、作家，他是从生活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毕业出来的散文写者，笔下透出浓浓的生活情感、哲意、伦理和经过多年生活阅历带来的珍贵的人生思考。首篇《半块月饼》，1000 字，叙述1961 年中秋节前，7 岁的纯玉“偷吃小半块月饼让哥哥挨打，向妈妈认错”，平静叙事产生意犹未尽的审美效果，对比衬托出改革开放给今天人民带来的福祉和生活的甜美与进步。《光荣花牵我一生缘》《孝媳》是亲情伦理散文，纯朴的语言有感人的精彩。贤慧的妻子默默照顾年迈的父亲（公公）晚年生活，妻贤是一方面，重要的是“光荣花牵缘”，母亲做主为作者娶了一位彼此满意的妻子，婚姻幸福、和谐，父亲晚年幸福，是爱情的另一种收获。《一双毛窝子过冬》《穷则思变》《搓草绳》是生活系列散文篇章，农家出身的公务员张纯玉幼年就从父母处接受节俭、珍惜和劳动获得幸福的引导。《搓草绳》，张纯玉五六岁时，看到“母亲每晚搓草绳打草箔子挣钱补贴家用”，偷偷学会搓草绳，散文记叙他家由一间草棚子到三间小土坯房子、再到五间

瓦房的变化过程，靠劳动一点点积累过上“好日子”。母亲很严，每天让“纯玉兄妹编两条草箔子”，编不好罚，严是爱；他母亲是人间最好的老师。

张纯玉散文有的篇章不长，只有一两千字，语言简洁、洗练，在朴素的文字中藏有人生的“意境”，像一盏照亮心田的灯，在轻松幽默中让人们受到正面的人生教育。《一句话改变我一生》《谎言》《一张喜报》《未休完的探亲假》《一个老兵的深情呼唤》等篇，记录作者背着母亲报名到条件非常艰苦的青海高原某汽车团参军16 年的回忆，可以说，母亲身传言教他劳动吃苦造就了一个军人的坚强、负责和不怕牺牲的精神。《爱小》《阴缺鬼》《势利鬼》等篇，借助打捞逝去时光中“人间万象”，用小故事叙述人生的哲理。《老君子》诠释乡间小店老人经商成功的“秘密”，诚实厚道，表面写商道，内层写一位普通乡村老人的人生和他朴实善良的心灵世界，他青壮年杀猪落下“老君子”好名声，晚年凭一颗善心开小店成功。字里行间，让人慢慢感受到“老君子”的善良、诚信和忠厚。

张纯玉散文写作技术是多元的，有抒情、幽默的，有理性的，还有严肃的，他像蜜蜂从田野里一点点辛勤地采集花蕊酿成蜂蜜。所以，他的散文写得很美。

生煤炉

□ 姚维儒

煤球炉，曾经是城市人唯一的生火灶具。每到早晨，家家户户都将煤炉拎到门口生火，处处是乌烟瘴气，浊雾缭绕。

那时候，不管一家几口人，哪怕是一个人，也都拥有一只煤炉，煤炭则是凭证供应。最初，煤店里供应的是鸡蛋大的机压小煤球，后改为洞洞眼的煤饼，俗称蜂窝煤。大人忙于工作与生计，买煤炭则成了我们兄弟姊妹的活儿，铅桶一挑，一码一摆，两三趟来回也就搞定。也有人家买碎炭回来，用头盆将之用水搅拌成糊状，拿大汤匙将之做成煤块晒在路边，那一排排黑乎乎的煤块，像训练有素的战士在列队操练。

煤炉虽说生是家家户户都生，但各有巧妙不同，有些人家不费事就生好了，棘手起来半天也生不好。炉子拎出来先看风向，用木材头子、废纸什么的，点燃后炉门对着风口，逸当人就会丢下煤炉回去做其它事了，待烟消散，煤炭炉子也就生好了。若遇到风平浪静的日子，就得拿把破旧的芭蕉扇子，噼咧啪啦地扇，要是碰上不好烧的煤炭抑或生火材料不行，还得重新开始。

旧报纸是生炉子引火的常用材料，“文化大革命”期间，用旧报纸生炉子也要特别留意，若报纸上有毛主席头像，假使引火烧着被人家看见了，不得了，被打成反革命也是可能的。不知是谁发明了封炉子过夜，也省得天天生炉子了。烧碎炭的用煤炭屑子和成糊状封在表面，中间留个钱币大的洞洞眼，第二天早上再将其掘开。烧煤饼的只要临睡前换上一块煤饼，将洞洞眼对齐，炉门关紧，火随之就暗淡下去，次日清晨，炉门一打开，火苗就窜上来，一次人的早饭就全靠它了。炉门关得过紧煤炉也会熄火，后来就慢慢摸索，适当调控炉门的大小，一般情况下是将炉门留一缝隙。若炉门过松也会烧过掉，临睡前要将炉门塞紧，或将煤饼的洞洞眼有意错开。总之，每个人家都有烧炉子的窍门。

那个时代，煤炭炉子就是一个人家的生命线。天刚蒙蒙亮，母亲就会下床将炉门打开，先烧开水灌水瓶子，然后就烧早饭，那时候的早饭也简单，一大家子也就一锅粥，烧饼油条难得买。

生炉子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并不简单。我头一次生炉子，两个钟头也没有搞好，弄得满头大汗，双手乌黑。后来还是在邻居的帮助下才成功。生炉子首先要有好的引火材料，旧作业簿、废报纸、木刨花等都行，木材头子是少不了的，这些都靠平时的积攒。后来我生炉子也找到窍门，在引火材料上滴点煤油，生炉子一次成功率就大大提高，再不行，就在煤饼的洞洞眼里洒点盐，那蓝色的火焰很快就窜上来了。

前二三十年，许多人家都住进了楼房，但因面积偏小设施不全的缘故，大家都把煤炭炉子放在楼道上，生煤炉，烧饭做菜也在楼道上，那呛人的煤气味简直让人窒息，楼层越高煤气味越重，若是晚上行走走在楼道上更得要注意，稍不小心就有被烫伤的可能。煤炉放在楼道操作的现象在许多老楼房依然存在，估计短期内还难以得到改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步退出，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的取消，家居环境的不断改善，煤炉也慢慢地退出家庭，虽说在老城区还能见到这种充满烟火味的煤炉，但在新的住宅小区已基本绝迹。从煤炉到液化石油气，再到管道煤气的整体厨房，老百姓的灶头生活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孟 城 驛

刊头题字：周 同 责任编辑：居永贵